

# 人工智能与马克思身体观的重塑

## ——基于感性实践主体的视角

李小芬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正以革命性的方式推动人的身体问题重回学术关注的视野。马克思的身体观揭示身体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实践存在物”，以此为理论枢轴，可以看到作为感性实践主体的身体具有有限性、唯一性和在场性的核心特征。人工智能打破了身体的有限性，开辟了心物交互的“准通道”，并占有了身体的主体性，改变了身体—世界的关系，带来了身体的全面变革。人机融合将原本的“人身人智”扩展到“人身机智”，构成了智能时代身体重塑的新方向，同时也使马克思身体观在应对时代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丰富与拓展。

**关键词:** 马克思；身体观；虚拟身体；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 B84-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6)02-0095-12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智能时代，随之而来的是人的身体问题日益呈现复杂性。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总体上以“截除”躯体为代价。这种“去身体化”意味着“感知真实”对“身体经验真实”的替代。这一变化再次引发了卢德主义式的时代担忧：我的身体会被智能机器替代吗？我们该如何理解身体？

人工智能对人的身体带来的多重影响，众多学科正在展开多向度的研究。肖峰教授从哲学出发，认为随着人类身体与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哲学需要将机器身体纳入身体观考量范围，形成包含智能机器在内的新身体观<sup>[1]</sup>。简圣宇教授从美学角度切入，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了传统社会实践方式的同时也改写了身体的具体存在方式<sup>[2]</sup>。而从马克思身体观出发，对智能时代身体问题进行考察还有待展开。马克思认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sup>[3] (P529)</sup>。马克思将感性实践视为感性世界的根本，对身体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身体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上，也就是将身体视为感性实践的主体，而人工智能对身体带来的嬗变同样更多地体现在身体作为感性实践主体的方面。鉴于此，本文从身体作为感性实践的主体出发，对人工智能时代身体问题加以解析，以期实现对马克思身体观的进一步解蔽，进而提出重塑人工智能时代身体观的思路。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探讨的身体并不是近代唯物主义将身体视为由多个零部件组成的“机器”，更不是可以由独立“粒子”还原的身体，而是一个包括脑和心在内的整个生理组织、心理系统不可分割的身体。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量子诠释学研究”(19ZDA038)

**作者简介:** 李小芬，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xiao\_fen90@126.com (广东 广州 510641)

## 一、马克思的身体观

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身体一直扮演着“缺席的在场者”的角色。一方面，以柏拉图和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将身体定位为灵魂、精神的寓所，把身体视作灵魂获得自由的障碍；另一方面，以涂尔干和莫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主张个体的身体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但在他们的眼中，身体只不过是社会文化再现的场域，从而无视了身体的自然属性和物质属性。马克思将“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推动身体从“遮蔽”走向“澄明”，找到了身体作为感性实践主体这一“阿基米德支点”。

### （一）作为感性实践主体的身体

如何理解人的身体直接关涉到如何理解人的问题。如何理解人的问题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哲学家们不断思索。马克思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点解读人的本质，彻底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肯定了身体对于人的存在的基础性意义。马克思洞见了将身体作为感性实践的主体（以下简称“身体主体”）是人从抽象转向现实的核心，也是“现实的人”的内在规定与理论依据，构成了我们今天面对身体问题的思想智慧。身体和能动的主体并非两个彼此外在的东西，身体在此应更确切地称为身体主体<sup>[4]</sup>。马克思从“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以及“实践存在物”三个维度对感性实践中作为主体的身体进行了规定。

第一，身体作为“自然存在物”。身体问题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因为人的存在首先是身体的存在。人的存在又直接关联到人从何而来的问题。对于人从何而来，在马克思之前诸多哲学家进行过探讨，但都未能解开这一谜团，这一问题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哲学难题。在古希腊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是神的化身，人的一切都由神主宰。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比如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抟土造人得到证实。那时候，世界的起源和人的来源问题是浑然一体的，哲学家们并没有把人视为独立的存在，更别提人的身体问题了，身体很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看护。马克思将哲学致思从天国拉回了人间，肯定了以身体为基本元素组成的现实世界的基础地位。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sup>[3] (P161)</sup>。马克思的论述表明身体直接是自然存在物。

一方面，人的身体首先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身体依赖于自然存在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物本性。马克思指出：“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sup>[3] (P194)</sup> 这就是说，自然界直接就是另一个身体。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sup>[5]</sup>认为，一个有生命的身体只有在与自然的不断交换中才能持续存在，交换的延续是生命本身的延续。人类一旦停止与自然界的交换便没有了生命，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交换的框架之外概念化生命。肉体的生物性限定了人必须依赖于自然，自然界对于身体是开放的，身体对于自然同样是开放的。

另一方面，身体是人感知自然的基础，同时也是人与世界交互的桥梁。身体基于自身与自然彼此交融、彼此敞开的关系，才能谓之为对象性存在。身体作为对象性存在既是感性的对象，也作为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而存在。身体的感性特征是确保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特征的内在规定。现代科学（如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揭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发现，精神活动很可能就是物质的功能，人或许就是这个拥有漫长进化史的身体<sup>[6] (P336-341)</sup>。倘若这样，身体便可以等同于承担生命活动的主体。身体和自然表现为对象性关系。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在古希腊文中，σώματος（身体）就含有“容纳者”之意。对象性关系是身体感性存在的“容器”，在这种对象性关系中，人的认知功能承担着联结两者的桥梁。在对象性存在物的基础上，具有感性的认知能力是人的身体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强调了身体对外部世界感知与互动的主动性与直接性。

第二，身体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身体必然也是社会存在物，身体始终处于社会交往关系中，是社会历史与文化建构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3] (P505)</sup>。这要求考察人的本质与人的身体必须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出发，而不是将人视为孤立的、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作为具体的人的身体并不是纯粹的物质形式，更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而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身体唯一性的一体两面。

一方面，我们正是凭借自己的身体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中，倘若没有我们的身体，也无所谓自我。艾伦·彼得森（Alan Petersen）<sup>[7] (P24)</sup>认为，外在的肉体与内在的自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置身于现实世界强调的是包含肉体在内的身体的临场。身体在场是社会交往与情感联结的基础，可以说身体演绎了整个人类社会。人作为“类存在”，人的身体往往是处于诸多身体之中的存在，孤立的身体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身体不会凭空而来，一个身体的背后必然有一个作为母体的身体存在，没有身体能够脱离其他身体而存在或存活，这是身体与社会最根本的关系。

另一方面，避免人的本质抽象化、形式化与神秘化内在地规定着身体的社会性。事实上，身体一开始就需要面对另外的一个或者多个身体并与之交互，这才是鲜活的生命存在。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发展，身体的交互决定着人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活动，离不开身体的在场，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同样也离不开身体的在场，它们均表现为众多人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渗透着情感的“集体活动”之中，每个人都涉身其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无论是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背后都隐匿着对其他身体的依赖关系。人类情感通过社交建立，而身体在场是情感建立的准入条件。唯有身体在场，情感传递才能真实可感。

第三，身体作为“实践存在物”。身体是感性实践的主体，身体与心灵具有天然的联系，身体是行动的承担者（如用手抓物，用脚走路，用耳倾听），实践就是这种“心物交互”过程的具体展开。

一方面，人从动物式的肉体转变为属人的社会身体，是实践证明了身体作为身心统一体而存在的。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立足点，不仅要求关注身体的意向性、实际境遇、感官体验与主观感受，更需要坚持身体作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奠基性作用。巴尔古·巴努（Bargu Banu）<sup>[8] (P233-272)</sup>认为，身体不单单是被利用的对象，还是感知活生生的痛苦经验并转化为反抗力量的场所。当然，身体具有不可还原的优先性，它本身就蕴含着生命力。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也是同化（人化）外部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世界归顺于肉身，集中体现了肉身的在场性。尼采认为，在细胞原生质中起主导平衡作用的力，也主宰着对外部世界的同化<sup>[9] (P329)</sup>。同化将身体的意志客体化，身体在对象化中感受到自己的丰盈感并欣欣然陶醉于自己的力量感。在此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也逐渐形成。人通过身体力行使自己成为自我，成为具有精神性、主体性的存在。马克思认为，人在实践中才能“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和力量，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sup>[10] (P134)</sup>。这说明人的精神生活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身体也是人的精神世界形成的重要轴心。可见，无论是物质实践还是精神实践，都离不开身体的直接在场。

另一方面，实践必须通过身体直接与客观实在进行交互。这是因为身体可以直接接触外物，能够在外部空间运动，在血肉中点燃感觉，在感觉的过程中触及对象，实践活动才能在人与对象的交互中自我调节，身心才能真正合一。身体为人在世界之中与其他事物打交道提供了物质与精神保证。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而制造性能不断增强的工具。人类之所以制造工具是为了模仿身体的功能，实现对物质性身体功能的拓展与延伸。“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觉、人的对象性。”<sup>[3] (P211)</sup>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同时，也形塑人的身体，人的情感、经验与意识通过实践得到养成与淬炼。

## （二）身体作为感性实践主体的特征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身体具有主动性、开放性、历史性、总体性和阶级性等诸多特征，但从身体作为感性实践主体出发，身体主要展示出有限性、唯一性和在场性等特征。

第一，身体具有有限性。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身体最大的保证，同时也是最大的限制。马克思认为自然是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sup>[11] (P35)</sup>，任何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存在，都是被自然囊括其中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具有生物性的自然感性存在，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肉身，也就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身体。这是人存在于世的首要前提与物质保证，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肉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这一点人与动物是一样的。现代医学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例如，当身体出现疾病时，人的身体被医生或者一整套医疗设备操纵着，此时，医生处理的对象并不是人的完整身体，而是作为肉身的躯体。现代医学解剖学可以肢解身体的各个肉身器官，也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像机械维修师一样，修复异常的手、脚、五脏六腑等器官的功能。这种有血有肉的限定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规定着人的动物本能。身体由潜能和行为所构成，故而它同时是主动的和被动的<sup>[12] (P1058)</sup>。作为潜能的一面，身体是主动的；作为行为（实践主体）的一面，身体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它不仅受到自然的约束，同时也受到生物性的限制。身体“只具有有限的意义”<sup>[3] (P191)</sup>，具有突出的有限性。

第二，身体具有唯一性。每个身体都是唯一的对象性存在物。“人的眼睛与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sup>[3] (P190)</sup>，躯体和心灵融合在一起时就可以谓之身体。身体拥有心灵，是身心统一体，能够与外部世界直接接触，可以“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对象化世界。身体的这种特征促使其可以充当心物交互的中介，搭建起将心灵的意图传递到外部世界、将外部世界的信息传递到心灵世界的桥梁。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身体是心物交互的唯一通道。现实的人必然有且只有一个肉体，需要占据自然空间，这是身体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一面。当然，身体唯一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占据物质形态上的自然空间，同时还体现在社会交往空间与文化心理空间。身体是我们体验世界的媒介，身体占据社会网络和文化心理空间，促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信息承载场域。这些信息构成了一个具有自身特征唯一确定的完整的身体。人的身体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属性也是其与动物躯体区分的标志，身体承载着动物肉体所不能承载的社会文化信息。作为承载信息的基本场域，身体想要发挥信息传递功能，必须以身体的到场作为根本前提，才能将存储于身体之内的信息给予外显。身体作为社会文化信息承载的物质存在，传递着来自肤色、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多维度的信息，使身体成为各种不同的文明形态的“显示器”。这种信息的唯一性构成了身体唯一的确定，身体的唯一性与不可重复性是一个本体论的事实。

第三，身体具有在场性。身体作为实践主体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身体的到场。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尚未出现脱离身体在场就能够独立完成实践活动的技术。尽管出现了书信、电报等传递信息的媒介，但是这些技术都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并不能独立地完成实践。实践必须以完整的身体到场为前提，人通过激活存储于躯体之内的力量改造客观世界。这种实践活动由心灵独有的意向性所主导。身体作为心灵的所在地，构成了人的生命之基和意义源泉。马克思“实践”学说的生存论基础，推动实践成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范畴。对象世界中“对象的实在性”是进行实践的基础，人能够通过身体感知到外在世界并推进改造外在世界的实践活动。身体与外部世界的“碰撞”确证了世界的存在，同时确证了身体的融入，也就是说外部客观世界对于人来说确实是确定无疑并不断向其敞开的。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对象世界被纳入人的目的性改造范围，实践便有了具体形态。人在这种动态的活动中证明了身体是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可以推进感性对象性的活动，但这里也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身体必须到场。理查德·波尔特（Richard Polt）<sup>[13] (P1-12)</sup>认为，“恒定的在场性”等同于“存在”，存在的东西是可以通过目视检查，感官视觉开始扮演着认知的角色，被视为对所是的把握。身体的临场是意向性发挥的前提，是人认知对象世界的条件。身体重新被引回实践并成为实践的直接承接主体，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实践观的重要维度。身体作为实践意向性的源泉，实践中的身体使得世界与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身体的实践化与实践的身体化推动身体与实践构成了一种双重化的同构形态，彰显了身体的在场性。

总之，马克思的身体观突出了身体之于人的存在、实践和社交的主体性。身体具有有限性、唯一性和在场性的特点，这是对近代唯心主义将身体视为上帝的“广延”的批驳与理论突破，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肯定了身体对于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主体作用。

## 二、人工智能与身体革命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体外进化的历史。按照胡塞尔在《大观念Ⅱ》中对躯体（Körper）和身体（Leib）的区分，躯体是“从外部”感知到的物理身体；身体则是活生生的“从内部”经验到的感知媒介。事实上，身体和躯体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离开了躯体的身体，也没有离开了身体的躯体，离开了躯体也就无所谓身体。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人工认知智能虽然容纳身体的参与，但并不接受躯体的介入，而是由虚拟身体替代，打破了身体的有限性与唯一性。以往的技术通常只是对人的体力的替代，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对体力劳动进行浅层次的简单替代，而且能够对脑力劳动进行深层次的叠加替换。这种对人的身体功能的替代导致身体在人的感知、社交以及实践中呈现出离场状态，甚至出现身体功能完全脱离物理身体而独立运行，带来了智能时代的身体革命。

### （一）超越身体的有限性

亚里士多德曾在《灵魂论》中指出，对于身体来说，触觉功能（Touch-faculty）极端重要，是获得优良生活的前提<sup>[14] (P184)</sup>。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本身的运动之于触觉如同亮度之于视觉。身体的运动犹如光线之于视觉，没有光亮的地方尽管眼睛存在视觉功能，却也无法看见。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亦是如此，是身体给我们提供了“自然之光”，身体的到场是发出“自然之光”的前提，这也体现出身体的有限性。人的身体从肌肤微妙的触感到舌尖细腻的味觉均是人类认知的基石，认知能力是身体的自然属性。然而，人工智能在身体与人的感知之间制造了裂隙，出现身体与感知的分离且这个分离物有独立的形态。这种感知分离推动身体感知功能无限延伸，为超越身体的有限性提供了可能。

感知分离为超越身体的限制提供了前提，由此开启了以无限超越有限的伟大征程。具体而言，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发生了一种结构耦合，这一个耦合过程“包含在脑、身体和环境中的一个集体现象”<sup>[15] (P60)</sup>，通过“意识-知觉”促使“身体的虚拟化”与“技术的具身化”双重融合，两者互相融合于主体意识。意识主体对虚拟世界中的身体与物理世界中的身体的感觉是耦合的、相通的和动态的，并非二元对立的。通过结构耦合使主体生成新的知觉，并将主体意识在智能网络虚拟世界中展现，身处万物互联的人对世界的感知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产生了新的感知和交流的形态。技术的具身化演进与人的身体虚拟化演进是一种“先后分离”“左右融合”的关系。从外部到内部转变来看，由身体直接感知世界转变为借助技术媒介间接感知世界，无疑推动了身体的知觉虚拟化，使得身体从个体对世界的感知扩展到集体感知。从内部到外部转变的投射看来，身体功能也在不断地分离。比如，传统的体育赛事，人们通过身体直接参与发出动作并与队友互动，才能体验到身体活动的乐趣与竞技的挑战。然而，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后出现了虚拟体育赛事，我将

我的投射动作发送出去时却看不见我的身体。随着身体功能的分裂出现了我的不在场的真实肉身和发出我投篮动作的准在场身体两种形态的身体,脱离了肉体的在场,身体便从在场转化成一种准在场的状态,表现为分裂状态。分裂后身体在另一种情境中与异质对象相结合,由此不断拓展着身体的边界,这种边界变动性被列维称为解域化(Deterritorialized)<sup>[16] (P34)</sup>。一句话,在虚拟世界中身体借助主体意识在异质化技术中产生了虚拟身体。

技术还可以重塑身体的神经系统并创建出新的知觉经验。比如,显微镜拓展了人的视觉边界,改变了人类对微观世界的感知;听觉障碍者的助听器改变了传统听觉系统的视听模式;心脏起搏器重建了心律失常人群的正常心律,如此种种,都是技术对人的身体的重塑。技术情境性地融合到人的知觉图式中,技术与身体耦合形成了“新的身体图式”。人工智能技术对身体进行了更大的重塑,它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体抽象为符号,人们只有将自己打造为无生命、无个性的均质化符码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以ID为符码的虚拟身体不仅重塑了肉身,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替代肉身功能。这种对肉身功能的替代增强了人原本的身体功能,为身体向外投射自己的计划,对世界施加影响赋权赋能。人工智能对身体感知功能的分离和模仿极大地推动了人的自然身体向“技术化身体”演进,超越了身体的有限性。

## (二) 心物交互的多元性

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技术对人而言一般只是部分器官的延伸,并未改变身体作为心物交互唯一的通道。人工智能使得物质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身体对虚拟身体的让渡也在技术的渗透中不断加深,从而推动身体在场转向虚拟身体的临场。如果说鲍德里亚以符号为核心基石造就了一个现代性准则的形而上学体系,那么人工智能则以算法为核心缔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人类身体。身体开始从在场到缺场,从“附身”到“离身”,从唯一身体到多重身体,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传统技术对人体肢体的单一延伸局限<sup>[17]</sup>,促使人类社会交互呈现心物分离的趋势。

人工智能创造了身体离场的交互范式,改写了心物交互的方式。人工智能出现之前,人只有通过身体来感物与造物。虽然人工智能没有改变传统物理世界心物交互的通道,但人工智能通过延展交互空间的方式将人类拉入融合了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信息圈生态中,并在这种新的环境中以虚拟身体替代肉身建立起与虚拟实在交互的通道。有学者指出,通过建立一个与人脑功能相同的人工大脑,可以产出与人类智能相当的系统。人工系统不需要使用实际的生物细胞,只需功能上的相同<sup>[18]</sup>。这种功能性的技术代劳缔造出了虚拟身体,从身体在场到虚拟身体,就像语言是人们将自己对象化的方式一样,人们使用人工智能设备表达意向,可以将线上交流理解为我们“穿着”人工智能的语言,人工智能只是“佩戴”在语言上的外衣,就像日常生活中穿戴衣帽一样,是一种虚拟具象化。交流者透过人的几行文字或者声音来识别对方并产生线上交互或“虚拟面对面”视频通话交流,都只不过是身体功能的技术化扩展。在这些场域里,身体的感知、功能、承载的信息借助技术工具得到了人工意义上的“延展”。人工智能技术促使这些“延展”成为独立存在物,这就开启了去身体化的进程,模糊了身体作为心物交互唯一性。

虚拟数字人的出现打破了身体的唯一性,成为心物交互多元性的典型。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联姻”所创造的虚拟化身对肉身进行了割裂。虚拟现实并不等于虚实不分,但它又足以动摇物理世界中的本体论界限。人工智能通过创造出虚拟现实的方式,将肉体排挤在虚拟现实之外,继而用虚拟身体取而代之,通过延展心物交互的场域,产生了“准”心物交互的新通道。虚拟现实突破物理界限,迈过肉身直接与虚拟客体交互。这种交互不再局限于血肉之躯,物也不再局限于原子构成的物质,重构了传统意义上心与物的关系,进而开辟了一条兼具符号性与功能性的心物交互新通道。虚拟现实中的主体可以分为真人驱动型和智能驱动型。真人驱动型强调“人机耦合”,采用“CG建模+真人动作捕捉”方式构建,通过对真人动作捕捉、表情驱动赋予虚

拟现实中的主体动作、表情、语言、行动等交互能力，与现实世界的人一一对应；智能驱动类主要是通过数据学习，从而获得真实人类的动作、语言甚至是记忆、认知等。智能驱动类的虚拟主体在现实世界不需要一一对应，这样一个真人可以同时虚拟现实拥有多个虚拟数字人，打破了身体的唯一性，推动身体从数字实践现场抽离出来。数字化身替代真人进行线上交互剥夺了切身的体验。这种对身体体验感的剥夺实质上是对身体作为心物交互桥梁的接管。虚拟身体是具有客观性的“身体形态”<sup>[2]</sup>。随着虚拟实践与交互的范围和频次的剧增，人工智能对天然完整的身体的“车裂”就愈加强烈，不断动摇身体作为心物交互的唯一通道。技术对身体功能的替代使得身体离场时也能完成对外交互。需要指出的是，与需要人通过手（脚）按节点给予指令的一般机器自动化不同，虚拟数字化身可以在数字世界里完成现实世界中身体实践的全部环节，包括需要心灵涌现的智力，如认知、决策等，从而推动人的真身彻底从数字世界剥离出来，从唯一的身体到多重的身体，从物理世界到虚拟世界的延展，人工智能正是以虚拟实践的方式增添了心物交换的“准”通道。

### （三）占有身体的主体性

身体作为生物体的物理构造，所能发挥的实践能力受到生物学规律的限制。智能时代，人类身体可以接受来自人工智能包括但不限于感知、学习和决策等高级功能。人工智能通过强大的算法实现类似甚至超过人的身体行动的能力并分有了身体作为实践主体的特征。

行动外包促使人工智能成为身体实践主体的新成分。从工具到实践主体新成分的转变使得人工智能能够替代身体展开行动，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知”与“我行”的断裂。人工智能确实极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知”，却无情地夺走了身体的“行”。这种去身体化的独立认知与心物分离的相互作用，直接造成了知与行的分离。进而言之，人工智能推动现实世界中的物质生产转向虚拟世界中的数据生产，导致劳动形态从物质化劳动嬗变为非物质化的“数字劳动”，从身体力行到人机协同改写了身体作为“实践存在物”的内涵。以人工智能介导的数字劳动具有劳动对象智能化、劳动资料虚拟化以及劳动主体人机共存的特征，革命性地建构了人类劳动新形态，因此身体感知界域也从实体空间扩展至虚拟空间。数字劳动主要是以人工智能为媒介产生数字信息产品的生产劳动，数字劳动的成果是“数字文本”，而不是在物质世界可见可感可触的对象性存在物，并不占据自然空间。身体作为对象性存在，在面对数字文本这种不占据自然空间的事物时，其对象性存在也没有了客体，失去了意义。数字世界营造的虚拟表象之下的知行分离，推动身体互动的微观秩序和身体支配权力变得更加复杂。人工智能促使劳动从传统的“造物”到智能时代“造信息”的巨变，智能机器使机械肌肉延伸到机械大脑。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导致信息在智能时代的作用愈加突出，成为比物质质料更有价值的存在，堪称数字时代的“石油”。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人工智能在虚拟世界行动方面对人类劳动的全盘替代，由此开启了技术占有身体主体性的先河。这种现象随处可见，比如，百度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无人驾驶飞机、无人农业生产等，直接将人的身体排挤在外。人的现实的肉体被抽离了存在的价值，身体或将永远处于“离线”静止状态，即便有再多的“知”，身体也不能去付诸“行”，而是由虚拟身体顶替完成。感性实践的主体或将不再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身体。那么，身体作为实践的主体在智能时代还成立吗？

人工智能改变了身体实践过程的整全性与独立性。随着大模型时代的到来，蕴含人类全部在线知识的智能模型不断涌现，它们正成为“一般智力”或“世界大脑”的代名词。人工智能蕴含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使其从人类社会脱离出来，成为有别于人类智能的另一种智能存在。这种剥离加剧了人类社会交互的去身性。在人类实践中人工智能既是底层支撑，亦是合作伙伴，在各个方面协助人类进行生产时，不仅显著增强了人的体力，更提升了人的智力，深度参与了人类劳动活动的各个层面<sup>[19]</sup>。比如，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可以自动识别道路标志、避开障碍物，并根据路

况自主导航，表现为汽车驾驶实践与身体的分裂。再如，士兵操控“攻击无人机”、航空航天技术人员操控机器人登月等，智能摄像头承担肉身的视觉功能，实现了超越原有肉身自然属性的外扩；机械肢体承担肉身的手脚功能，构成了自然肉身机械上的一种外延。人工智能变成劳动者的外置器官，在协助我们完成实践时，不仅操控机器支付体力，而且与人一道支付智力，对人身体的认知功能与实践能力进行了技术性增强。路易·隆金（Louis Longin）等<sup>[20]</sup>认为，人工智能不仅提升了产生感官信号的数量，还优化了它们的质量。从整体来看，人机协作从“主从分工”转向“平等协作”<sup>[21]</sup>，人工智能技术被同化为人身体的一部分，人机协同的实践模式促使人与机器对实践的贡献变得难以区分与度量。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对人的实践过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介入，也使得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在智能时代，人将无法赤手空拳地独立完成实践活动，身体作为实践的主体受到人工智能的解构，人工智能在赋予人“智能器官”的同时，也导致人的身体功能失去了整全性与独立性，这种身体行动功能的代劳是人工智能占有身体实践主体性的表现。这无疑成为推动实践活动日益朝着“去人类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往必须躯体到场的事务性活动现在正不断脱离身体在场并自动化完成实践的完整流程，以往有血有肉的丰富身体正不断演化为单薄的没有生命特征的符码。

综上，人工智能通过认知赋能超越了身体的有限性，对身体有限性的超越构成了人工智能占有身体主体性的根本前提。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以心物分离的方式侵占了身体的体验感并将躯体彻底逐出虚拟实践场域，最终实现对身体行动功能的全盘接替，对身体进行了真正的革命（如图1所示）。人工智能技术开创了一种新的技术范式，具有空前的拓宽哲学视野的效应。因为它将人的大脑、身体和技术整合为一体，使技术人工物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人的属性，特别是具有行动能力的具身智能的出现，能够实现硬件设备与环境进行直接交互和实时互动，不仅能“思考”，还能通过物理载体与真实世界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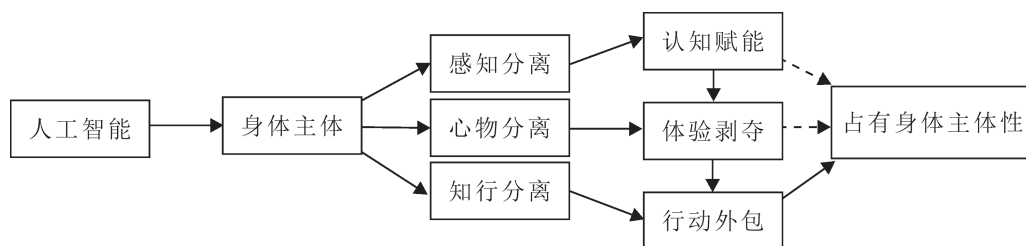


图1 人工智能与身体革命

### 三、马克思身体观的重塑

人工智能的这种发展使身体的本体论和价值论获得了内涵上的新丰富，身体这个原本非常清晰明了的范畴，正在变得模糊而又充满争议。我们该如何理解智能时代身体的恒定态到漂移态的转变？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把握其不变的东西。人所处的境遇是无法预知的，当然也是不受人的意志左右的，智能时代身体由此也成为变幻莫测的存在，但人的心智是相对固定的。理性和良知是唯一使我们成为人并且使我们与禽兽有区别的东西<sup>[22] (P403)</sup>。理智是人所独有的东西。新身体观将身体视为可变换的媒介，从生物学身体到功能性身体等均被纳入身体的范畴，是适应智能时代“身体”发展的理论需要。

#### （一）功能重塑：从“感知受限”到“感知自由”

身体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媒介，充当着与物理世界交互的手段。作为内心通达外物的中介，身

体的本质力量以一种主体能力自在地存在着。然而，每一个自然界的外在对象对我的意义只能以身体的感官所及的程度为限，身体的感觉限度规定着对象之于我的意义的上限。福克斯（John G. Fox）<sup>[23] (P207)</sup>认为，我们是如此深深地依赖于身体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痛苦的”“热情的”“脆弱的”的存在，亦成为一个只有通过被称为生产方式的社会互动才能获得稳定与安全的存在。这种参与性的存在特征使得我们相互依赖的同时也限制了身体体验的范围。身体与对象世界的这种关系内在地规定着身体的感知能力。

具体来说，人的肉身既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可能，也对我们存在于世进行了诸多限制。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sup>[3] (P209)</sup>肉身的限制决定了人必须从事生产，这是人存在于世的最根本制约。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荀子在《劝学》中提出的“善假于物”，对认识自然肉身的局限性以及规避这种局限提供了指引，启发我们要善于利用外物，善于利用已有的条件去获取成功。肉身存活的限度使人受到生命的限制，而新兴技术有可能让人的意识长存。技术一旦突破肉身限制，将人的记忆或自我意识等信息“下载”到新的载体上，则可以从“此”转移到“彼”，在新的人工身体上得以保留。人能够以人工身体的方式实现更为长久的持存，甚至是永生。毫无疑问，身体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活的身体是我们成为实践主体的条件，同时具有生命特征的身体也是我们最大的制约，它促使人的生命受到生物性的限制。然而，倘若将身体视为可变换的载体，这种生物性限制就能自动解除。身体构成了人推进实践的可能，实践又是身体成为主体的前提。包含人工智能技术的身体观也是人机融合的身体观，增强了身体感官摄取（感知）物理对象的信息，推动身体从“感知受限”转向“感知自由”的发展态势。

人工智能替代身体感知世界并与之在数字世界产生交互、替代了身体的功能，在功能上具有与人的身体一样的效用，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身体感。正是以这种方式人工智能推动身体超越其对实践主体功能的制约，改写了身体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内涵，为冲破身体有限性提供了技术支持。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等<sup>[24]</sup>认为，身体内部感觉完全来自身体感官，没有受到外部感觉的影响。但这一观点受到了最近经验性证据的质疑。这就是说，身体的内部感觉同样受到外部感觉的影响，身体作为信息流可以接收与影响另一种形式的信息。多感效应在感官加工过程中很早就产生了且具有自动性与强制性。因此获得身体自我认识的正常方式不仅仅是基于身体感官，还是基于它们与视觉的融合。大脑很容易被欺骗，“橡胶手实验”表明：如果一个人看着橡胶手，并将他自己的手隐藏起来，橡胶和真正的手都被同时抚摸，他就会感觉到橡胶手是自己的手<sup>[25]</sup>。身体感知的这种特性为人工智能替代身体进行感知提供了空间，推动身体功能从“感知受限”转向“感知自由”。

## （二）结构重塑：从“唯一身体”到“多重身体”

人工智能缔造的化身所涉及“多身体”的称谓问题对身体具有唯一性的观点带来了挑战，多重身体的出现从结构层面打破了马克思身体的唯一性，为身体作为社会存在物增添了新的成分。我们该如何认识人工智能所形塑的虚拟身体呈现的“多重身体”？

马克思精妙地从反面论证了人突破身体局限的必然性。他指出，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在德国，起初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踏两架纺车，也就是说，要他同时用双手双脚劳动。这太紧张了。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键纺车，但是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像双头人一样罕见<sup>[26] (P430)</sup>。马克思用固定的常量，即器官数量的限制定义了身体的唯一性，让“唯一身体”强行承担“多重身体”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行的。对此，马克思用“双头人”这个带有某种畸形意味的词来回应试图通过极限压榨肉体实现“多重操作”的状态以突破器官数量的限制。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人类不可能通过长出两个头来提高生产力，因而只能让工具本身获得“身体”。随后提到的纺纱机，实际上就是把人的“身体器官”外化到了机器上。机器不再是被动工具，而是拥有了动力的“机械身体”。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借助技术哲学教父唐·伊德（Don Ihde）主张的身体区分加以理解，进而认识马克思身体观中唯一的身体如何转向多重的身体。在2002年出版的《技术中的身体》（*Bodies in Technology*）一文中伊德以技术维度对“身体”进行了区分，提出人的身体可以分为“身体一”和“身体二”。“身体一”是梅洛-庞蒂现象学意义上“能动的、知觉的和情感性的在世存在的”身体，是“第一人称”的身体或“主动的身体”（Active Body）。这一身体是从第一人称视角发展和描述的，从根本上说，他试图引出活跃的、可感知的身体是隐匿的前概念和前文化，因为没有这一身体就根本没有体验。“身体二”为福柯意义上的被社会和文化所建构的身体，是第三人称视角下“被动的身体”（Passive Body）<sup>[27]（P5-26）</sup>。比如，在诊所里被医治物化的身体，在法律中被定罪者的身体以及在所有形式纪律下臣服的身体，均是文化意义上建构的身体。从经验视角看，它是人类身体所遭受的经验载体。身体的这种文化性、社会性以及被动性表明身体可以被重塑，也可以被积极构建。而人工智能正是以替代身体部分功能的方式嵌入整全的身体，以增强或者改变身体功能的方式对身体结构进行了深刻的重塑。

质言之，人工智能通过心物分离的方式推动身体从“唯一性”到“多重性”的结构重塑，以人机融合替代部分身体体验并将原本的“人身人智”扩展到“人身机智”。传统的“唯一身体”是统一的具有清晰物理边界的生物有机体，其功能主要体现为天赋与内生。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解构这一结构，将身体彻底重组为可变换的媒介，出现物理身体、数字身体与虚拟身体等“多重身体”并行共存。身体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不分彼此，身体功能也由此从“感知受限”无限靠近“感知自由”。

### （三）身体转向：从“生物学身体”到“功能性身体”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身体无论从功能还是结构都发生了深层次重塑，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实践体验上都呈现出多重性，涵盖了从物质到技术的不同维度，多重身体的概念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支撑。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指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sup>[26]（P208）</sup>在此，马克思不再将身体停留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而是以客观化、功能化的思路将其理解为“自然力”。“自然力”就是以备随时调用、被消耗的能量源，这为我们理解身体从“生物学身体”到“功能性身体”的转向提供了方向。接着，他更是将身体分解为不同的功能组件，即臂和腿、头和手，隐喻了身体如同机器由不同部件构成，不同部位承担不同生产功能的深刻意涵。因而，“将身体视为可变换的载体，从而从自然身体到人工身体，从肉身到硅身等都可纳入身体的范畴”<sup>[28]</sup>。这既是人工智能对身体功能与结构重塑的内在要求，也是实践推动马克思身体观进行理论更新的客观要求。新身体观将身体作为可变换的媒介，以这样的观念看待身体同样也改写了人的存在方式。

通常情况下，身体（Body）被视为具身性（Embodiment）的基石。Embodiment作为一种哲学术语被系统阐发可追溯至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的“具身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梅洛-庞蒂以Embodied Subjectivity作为核心，反驳了传统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对于身体的忽视，试图厘清意识—身体—世界三者的关系，特别是反思身与心的关系。身体首先是一个肉身，肉身是一个物质实体，位于空间和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如大山、花草或树木。但是我们是否像其他物体一样感知和体验我们的身体？人工智能技术所形成的“新的身体图式”蕴含着身体观的新变革，我们对身体的再认识或反思将重塑我们对身体的哲学新理解，这种理解体现在诸多关于身体的追问之中。例如，我们该如何理解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身体延展。按照传统的理解，人只有一

个身体，身体对于个体具有唯一性。但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一理解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智能仿生腿、智能仿生手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控制的虚拟身体作为身体的代理应该视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吗？人类的自然身体不断被科技改造，根据新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需要我们重新理解身体。

智能时代，越来越多地使身体之外的要素变为身体之内的要素。身体并不只是生物学的肉体或躯体，也不可能还原为对象化的可见的躯体，它有一个自我生命内在性的平面。身体感知也并不是生物器官的自然功能，而是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相互交织并结合在一起建构我们的生活世界的中心场域。随着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像虚拟技术、脑机接口等打破传统身心关系的技术被广泛应用，可能会出现尼克莱斯所说的意识彻底挣脱身体的束缚，进而释放出困于生物学限制而目前无法实现的新可能与新发展。由于不再受限于身体的意识将是更强大、更长久的意识，因此意识的来源可能会突破肉身的界限，人工创造形成了新的身体体验和身体意识。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等<sup>[29]</sup>认为，所有的概念都带有身体的印记，这是身体向更抽象的概念转变的特征。因此，它们就变成了概念化，我们身体的特殊性质形成了概念化与分类的可能性。人工智能中的虚拟身体作为一种身体延展的新手段，使人的身体功能得到人工增强，与时俱进地将人工智能开辟的身体存在新图式纳入新的身体观之中，能够推动马克思身体观在智能时代获得新的丰富与发展。总之，人工智能带来了身体的全面性变革与系统性重塑，这使得我们需要更新传统的身体观，让身体超越单一的生物学边界，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且内涵更丰富的哲学范畴，以此开辟理解人的存在与解放的新视域。

#### 参考文献

- [1] 肖峰. 具身智能与人机融合的哲学前瞻[J]. 河北学刊, 2025(3).
- [2] 简圣宇. 论人工智能时代的身体美学基本范畴[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陈伟. 马克思身体思想的发展[J]. 现代哲学, 2019(5).
- [5] Butler, J. The inorganic body in the early Marx: A limit-concept of anthropocentrism[J]. *Radical Philosophy*, 2019, 206.
- [6] [美]理查德·桑内特. 肉体与石头[M]. 黄煜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7] Petersen, A. *The Body in Question: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M]. London: Routledge, 2007.
- [8] Bargu, B. *Disembodiment: Corporeal Politics of Radical Refusa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 [9] Nietzsche. *Thus Spake Zarathustra*[M].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 Limited, 1997.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Aquinas, St. T. *Basic 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Volume One-II*[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1997.
- [13] Polt, R. *Heidegger on Pres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 [14] Aristotle. *De Anima*[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86.
- [15] [加]汤普森. 生命中的心智: 生物学、现象学和心智科学[M]. 李恒威, 李恒熙, 徐燕,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 [16] Lévy, P. *Becoming Virtual: Reality in the Digital Age*[M]. New York: Plenum Trade, 1998.

- [17]魏丽. 继承与拓展: 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逻辑演进与实践路径[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5).
- [18]Senior Honors Thesis.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 Exploring the Computability of Simulated Human Intelligence in Light of the Immaterial Mind[EB/OL]. <https://facultyshare.liberty.edu/ws/portalfiles/portal/40245505/fulltext.pdf>, 2026-02-16.
- [19]李小芬, 吴国林. 从“机器换人”到“人机共舞”: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主体的解构与重构[J]. 理论月刊, 2025(3).
- [20]Longin, L., O. Deroy. Augmenting perception: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s sensory substitution[J].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22(8).
- [21]贾璐萌, 赵佳欢. 超越与复归: 人机协作的历史演进及其双重逻辑[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
- [2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 [23]John, G. Fox. *Marx, the Body, and Human Natur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24]Welch, R. B., D. H. Warren. Immediate perceptual response to intersensory discrepancy[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0(3).
- [25]Botvinick, M., J. Cohen. Rubber hands ‘feel’ touch that eyes see[J]. *Nature*, 1998(6669).
- [2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7]Ihde, D. *Bodies in Technolog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 [28]肖峰. 脑机接口与身体革命[J]. 探索与争鸣, 2021(9).
- [29]Lakoff, G., M. Johnson, J. F. Sowa. Review of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J].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9(4).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Remolding of Marx's Body View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ceptual Practice Subject

LI Xiao-fen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driving the issue of the human body back into the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in a revolutionary way. Marx's body view reveals that the body is a “natural existence”, “social existence”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Based on this view,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body as the subject of perceptual practice ha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finiteness, uniqueness and pres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reaks the limitation of the body, opens up a “quasi-channel”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nd and matter, occupie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body, chan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dy and the world, thus bringing about a comprehensive change of the body. Man-machine integration, which extends the original “personal intelligence” to “personal wit”, constitutes a new direction of body remodeling in the intelligent era, enabling Marx's body view to gain new enrichment and expansion in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Marx; body view; virtual bod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责任编辑 孙洁)